虞註杜律

朝鮮本

二

へ18
1196
2

虞註杜律卷之二　　虞文靖公　集伯生集註

節序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纎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覔紙一題詩

生菜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此詩在峽中立春日思兩京之時物而追賦之也公之族在杜陵而家於洛陽又常官於朝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也高門大宅以白玉盤承菜以相饋遺而此菜之細縷如青絲者實由纎手婦人作之也然此惟兩京有之耳今在峽中寒江之上安得此物在眼所以重遠鄉之悲也末復歎曰此

身未知歸時定在西京乎定在東京乎聊且賦詩詠此春盤耳固未得食之也又按次聯以首句盤菜二字重出分詠與吹遂詩重見首句風月二字同是一格

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裡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柏葉歲時記元日進椒柏酒飲以年少者為先金花歲時記人日翦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取改舊從新之意流水伯牙撫琴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蕩蕩乎志在高山曰巍巍乎子期死伯牙遂絕絃不復鼓曰世無知音者○此篇偶成之作也首聯為節日乃人情土俗之之所同尚頷聯謂居家薄飲無復柏酒之餽而花勝之辟寒則家人輩自試其巧耳頸聯拔劍張琴乃托言以寬懷自遣之意然劍氣衝牛斗乃在江湖之分野匣琴之彈又志在流水故尾聯遂言為琴劍[illegible]引我江湖之興直謂不憂道梗而欲往遊之也此詩蓋作於未出峽之前不可定為何年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小寒食如小至之類謂前一日也鶡冠隱士之冠也以勇雉毛為冠直北明皇自蜀囬後號南京望長安在北又號

北斗城○此詩言舟中本不飲而以其佳節故勉強而飲然猶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故第二句寫其蕭條之狀中四句但即舟中所見之物然水濶眼昏蝶鷗輕狎無非所以感其蕭條也末聯觀雲山之遠而望長安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按邵氏聞見錄云小陵此詩次聯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人似鏡中懸也愚謂彼皆水裡之景耳老杜則謂春江平濶故其坐船如在天上眼昏眩故其看花如在霧中意異句工不可同日而觀矣況公亦豈必本沈也而作哉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竹葉酒名白鴈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此詩因病不得縱飲而作也言重陽佳節獨酌數杯復登高可謂無分飲酒安用菊花乎咄咄不滿之意也後四句因感時無事言在他鄉而聞暮猿又見故國之候鴈其傷懷至矣所以深念骨肉離散而世亂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乎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黄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長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郪縣屬梓州傍郭之縣也涪江在重慶府巴縣巴水流東南合梓州之射江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華清宮所在○

此詩因在梓州兩度重九感其未歸而作也白髮滿頭羞對黃花矣然而兩年留者實由世亂道梗久在客中倚傍人門其鬱鬱之懷爲何如耶飲罷回思長安扈從遊幸之地今御路猶存而不復再至惟有斷腸而已

九日藍田崔氏庄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併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吹帽晉孟嘉字萬年江夏人晉永和中爲桓溫叅軍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取還之溫命孫盛爲嘲之笑而請紙筆作答了不容思藍水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爲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茱萸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此詩爲答崔君宴會之意而作也言常時歎老悲秋甚難排遣今日飲酒之興則爲崔君盡歡而且不復悲矣次聯用孟嘉事而翻案用之而分作二句意格俱新又孟嘉之吹帽以侮桓溫耳今我盡崔君之歡故正冠以相禮貌也第三聯卽崔氏庄山水之景以寓其目之所見末則把玩茱萸預恐明年不如今日之會可謂眞盡其歡矣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綉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

鄕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添線唐雜録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吹灰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管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雲物左傳僖公四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志休咎○此詩正詠冬至日之事而題云小至蓋至前一日作詩故也猶小寒食舟中作之義今閩人亦呼除夕前一日爲小年日亦此義也註家徒爾云耳次聯言冬至陽生而人事之催也第七句言天時第八句言人事以終首句之義又按覆掌中杯必當時飲酒之俗大抵欲其盡飲之意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兹辰奉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極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顚倒着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鵷行言鵷鷺行也在朝縉紳之列趍走甫先爲工部員外郎爲房琯事出爲華州掾當時恐必叅謁郡將也顚倒衣裳詩東方未明顚倒衣裳一線長見小至註○此詩首兩句追言爲拾遺之榮中四句言今爲掾吏之勞末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去年至日早朝仰御床而列内班何其榮也今任功曹趍走府庭以叅承郡守令人傷心所以遐想御爐之香滿眼而浮也然今官守懸隔不得追陪省掾諸公之閑暇矣惟有承奉郡將之召時或衣裳亦不暇整急趍其命因歎何人誤道此日陽生陰退乃愁盡之日不知我之愁方與綉線隨日影而長也第五句承第四句第六

句應首句茲辰

憶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顔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
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
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麒麟香爐也孔雀扇以孔雀毛爲扇也玉几書成王憑玉
几出顧命○此詩前六句追言去冬至日早朝之事末句
言其在華州之寂寞也拾遺供奉天子左右故得近侍龍
顔而殿上之御爐宮扇玉几朱衣得以相親而熟觀麒麟
不動金爐象瑞獸之形故不動也朱衣内侍引班之臣故
只在殿中也去歲今日逍遥於龍顔之側今年此日山城
之内所對者寒雲凍雪安得不愁而斷腸乎

冬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
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
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

紫宸唐殿名見前紫宸退朝詩三秦雍史云項羽三分關
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爲雍王都廢邱司馬欣爲塞王都櫟
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此詩疑在夔峽而作
惟窮愁之至故形容獨老惟年年爲客故異俗相親也天
涯之客今日不過散步林壑之内而諸公在朝則此時正
鳴玉佩自紫宸殿而出其榮悴懸想如此宜乎方寸摧折
而歎歸路之猶隔也第三句接第二句第四句應第一句
第五句接第四句第六句生結句而又收前五句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劒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駞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凉

金谷園銅駝陌俱在洛陽棣萼言兄弟詩棠棣之花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詩公因至節而起還鄉之心言至後則日影漸長陽生陰退君子道長之時矣而我乃在蜀思洛猶困逆旅何也故言今雖在嚴公之幕服青袍而乘白馬然亦有何意味彼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我之故鄉乎惟宦情之淡鄉思之濃故不覺梅花之欲開但懷兄弟思鄉久別而言爾第三句第五句應劒南二字第四句第六句應思洛陽三字梅花欲開又至後之時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甖下九霄

紫宸見前註口脂面藥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甖所以盛之器也○此詩在京隨朝喜同恩賜而作也萱草初茁時本不畏霜雪却非因暖而生故曰還萱草柳條則因凍全消而發故曰漏洩春光也今年臘日如此和煖可爲夜飲之樂況公退朝節物之賜自天而下安得不重爲之喜而謀縱飮乎

晝夜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煖眼自醉春渚

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横索錢

二月昏睡不爲夜短之故而乃中午困思至於日落夢猶未醒何也盖以故鄉殘破中朝憂危窮兵暴斂之未已也然則公豈昏惰而晝寢者之比乎第三句見其爲二月之饒睡第四句見午睡至晩也又按後四句見公憂在家國而所願者去兵平賦足民而自比稷契豈虛語哉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遥應接鳳城

書鴈見前十二月一日詩鳳城指長安○此詩與秋興詩第一首辭語相出入黄氏以爲在夔州作得之矣旅魂驚者驚秋也前六句皆寫峽中江中之事孤帆宿應秋水之句雙杵鳴應空山之句菊又山中之物鴈又江上之物也客中久病故園無書所以悵望思鄉惟羨長河亘天能與長安城中相接而公乃不得歸也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晩來自楚王宫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眞正憶女岸高瀼滑限西東

楚王宫楚襄王故宫也鄭子眞名卜居谷口修身自保耕于巖谷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而

終其淸風足以激貪勵俗近古逸民也前六句詠江雨結句方言懷鄭典設因雨而不得往見也神女云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故第二句言江雨早晩來自楚王宮也

雨不絶

鳴雨旣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裡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前江舸何忽遽未得安流逆浪歸

舞石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燕止則爲石行雲見前○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題云雨不絶也微雨如絲故短草亦不沾泥柔枝之風亦緩矣然雨尚未止故想石燕又且將雛飛而復勸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結聯亦見雨不止故上水之舟忽遽不可緩行也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白帝城見前秋興詩註○前四句賦夔峽雲雨後四句因聞哭聲而傷時也雨大傾盆故江聲如雷霆之怒雲出門故樹陰蔽日月之明戎馬又勞于外人口十耗其九夫死妻寡徵斂不已所以其日雨後聞有哀慟於遠村者䑕蓋卽實事以賦之也或曰當崔旰之亂時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

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絶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
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楚王宮見前詠懷古跡第二句○此詩只是賦雨後晚景
兼自歎爾詩旣成姑以返照二字為題實非專賦返照也
楚宮之北皆陰其景也如黄昏而城西則雨過猶明痕者
急雨之跡落日回照江波揺動崖石故城西猶明雨後雲
深不辨山村故宮北已昏矣返照猶明而公已閉門以卧
病不樂之故因言不欲久居峽中叛逆時動旅魂未招安
得不早閉門哉

地理

望嶽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
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
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

西嶽華山也列仙傳王烈曽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
杖行地馬不得追三峰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
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也寰宇記華陰縣有車
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
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華山
記箭括峯上有穴纔見天扳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絶頂者
白帝西方之帝也○公在華州朝夕見太華之高且大也
思欲一登以豁其倥偬之懷而未能故賦望嶽而次聯結
聯皆欲見之意也嶽鎮特尊故諸峯序列其下如子孫之
侍父祖而不敢亢也寇萊公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齊車箱谷箭括峯皆西嶽之名跡或是登嶽所由之徑也

黄草

黄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别淚濕羅衣莫愁劒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黄草峽在涪州峽之西則蜀中赤甲山在䕫州見前赤甲詩劒閣方輿云在綿谷縣松州在廣元路卽劒外○詳詩意似指䕫涪之間有亂成都又有叛者故云黄草峽之船不通赤甲城之人不出往來既斷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劒南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蜀道有兵戈故第三聯因念錦水之上知誰家獨被亂離之苦又因秦中使者不來而遥觧之曰朝廷莫慮劒閣之險為成都叛者所據卽今吐蕃已圍松州則蜀道自有近憂不必深慮也

灔澦

灔澦既没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横黄金

灔澦寰宇記灔澦堆冬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没在䕫州巫峽口方輿云在䕫州西南二百步瞿塘峽口蜀江之心水經云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没名灔澦堆土人云灔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峽以此為水候舟人取應不决名曰猶預鹽井蜀邵家有鹽泉之井○此詩觀灔澦堆之漲有覆舟之事而作也諺云灔澦如馬瞿塘莫下灔澦如象瞿塘莫上

令旣沒孤根深則江天暴漲可知其愁也鳥鶩龍喜皆因
水多之故惟有舟人漁子習於水嬉歌而回首其意自得
商估舟敗喪其所載者則登岸而泣也又有鹽船幸濟而
全者公因戒其舟中之惡年少言此後莫盡傾鹽井之所
出以冒險僥倖而過貪厚利也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高樓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淸
日抱黿鼉浮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
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扶桑見前諸將詩註弱水史記在西海不能負一羽○此
詩首尾賦最高之意言當城隅小徑之間旌旆樹之猶恐
不禁風高而仆其峭拔險窄如此而我獨立飛樓之上尤
縹緲而凌空也俯而觀之巫峽罅坼之中雲氣陰黷者龍
虎所伏也江水淸淺之處日光圍抱者黿鼉出曝也遠而
望之東海扶桑其西向之枝正當海岸之斷石西流弱水
其東際之出則皆倒影而隨流此四句皆狀其最高而後
見也末則公自隱名而言其登高遠望感歎當世至於血
淚灑空且屢回其白首也然則公之悲以天下非若牛山
峴首之泣者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
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氷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栱
浮雲細細輕仗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淸自公多暇

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仗鉞東晉石勒侵阜陵命王導假以黄鉞出討之投壺漢
祭遵字第孫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雅歌投壺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此句暗用其事以比衛伯玉也○此
詩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意故極口稱美而
未已首句言其樓之高次句言其新成也次聯體狀亦見
其高亦見其新第三聯言伯玉杖鉞坐於樓上褰開帷幙
望見之者皆瞻仰其具美而樓又有壺矢書籍列焉故云
有餘淸見其不專耀武則多暇而兼尚文事也公務簡以
暇日故多與叅佐同登此樓一時江漢之上有如此之風
流足以起萬古人情之想慕也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淸濁還高下三伏
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鎭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受簡
爲能賦愧似相如爲大夫
二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天地也天淸而地濁三伏立
春木代水水生木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
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日金也
夏至後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
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日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
外將軍制之曳裾鄒陽上書曰臣雖愚陋則何王之門不
可曳長裾乎受簡謝恵連雪賦云梁王遊於兎園授簡於
司馬大夫曰爲寡人賦之○此篇公以前詩末盡其工又
作以奉伯玉也前篇頷聯雖巧麗而此篇則雄渾壯觀矣

此樓在江陵城之西北而江陵乃古楚之都城也惟其雄
壯高大故登之以望遠見衡岳出於雲氣之外岷江洞庭
散流於地中也次聯言俯仰之間天高地下此樓中立其
間高敞軒豁如此則三伏之熱以爲有乎以爲無乎言不
待問而可知其無也後四句仍是歸美伯玉言其幾年專
制閫外帷鎮以静不生邉釁而終日與居者多文學之游
士也末以雪賦中相如受簡於梁王之事比奉衛王之請
賦而謙言老不及司馬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高樓層軒已自凉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
非無漢署香絶壁過雲開錦綉踈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
王喬履眞賜還疑出尚方

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相近其地四時常有雪漢署借漢
言唐指當時之省署香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鷄舌香以
奏事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
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
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來於是候鳬至舉綱
張之但得一雙舄焉乃詔尚方視之則四年中所賜尚書
官履也〇水樓之高本凉其日又起秋風故如陰山之欲
雪言極凉也公前爲嚴公所表除檢校尚書員外郎自可
隨朝含香奏事然而不去者愛此水樓之凉也見其甚不
相合耳石壁赤色雨溜斑駁雲過而日光映之故如開錦
綉松樹近水有風故其聲可聽二句即水樓上所見之景
也末聯用葉令故事比終明府言其居水樓之清高疑有

仙風故云然耳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呂氏春秋宓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封單父侯前漢武帝時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初軍從濟南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繻曰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傾蓋孔子之郯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猶交蓋駐車也奕方言圍棊自關以東齊魯之間謂之奕〇此篇專美終宰首以邑宰終軍之事對起第二句言終明府能繼終軍故其棄繻之節操猶存第四句言終明府能爲政故子賤之流風餘韻今見于此也第三聯言明府好客令人親愛過者皆駐車相見如我本是何處之翁亦來此水樓賦詩以美之也末聯即述景趣瀟灑此亦描寫明府好客之清致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錦江在成都方輿勝覽云玉壘山在灌州湔水出焉寇盜謂吐蕃寇成都後主先主子禪也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甫吟之恨而諸葛

亮作此亦興廢之感也梁甫吟昔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去之公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慙公孫自刎田古慙亦從而刎焉諸葛亮因出齊城門作是吟以歎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旦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花近高樓可以娛登覽之目矣而公乃云傷其心者以天下兵戈未息來此登臨亦非所以行樂也傷心之際舉目而望江山因感春色擁江而來自有天地至今如此而玉壘山之浮雲則古今變態之不常也第三聯亦因登樓而望西北遂言唐室猶尊而斥使吐蕃毋入寇也末聯又即樓前所見謂後主亾國之君猶得祔祠先主廟中是可歎也故為梁甫吟以懷諸葛公惜其興復漢室之志不遂也後三聯皆所以傷心之實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謾寂寥

五更更者經也歷也節為五也三峽荊州記巴陵有巫峽明月峽廣澤峽影動搖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此詩公因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而作也首句驚歲之晏第二句見將曉之時霜天晴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壯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動搖然此二句雄渾

劉亮冠絕古今矣第三聯亦因曉而歌哭俱動也聞戰伐者傳聞軍敗而士卒之家哭末聯感忠逆賢否之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而我於人事多違音書久絕如此之寂寥者乃適然也豈固爲我之困耶

眺望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處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爲携

方輿云梓潼左帶涪水涪水東南流與射洪江合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越巂唐志巂州爲越巂郡有越水巂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爲郡故後人謂之三蜀巴渝二州名五溪漢馬援擊五溪蠻夷謂雄溪樠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辰州界◐首句言公之野望在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而其地少寒故仲冬始有淒淒之景也次聯申詠山水言金華連亘盤旋之大涪江分派末流之遠也獨鶴飢烏亦望時所見風日淒淒天色已冷故問何事而舞覺得烏飢而欲啼也酒煖乃色綠射洪寒輕故此時仍綠而我正傷神於野望之際誰能爲我携杯至此而飲我乎又按第二聯首出山水二字又與立春日吹笛二詩同格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淸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

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卽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西萬里橋見前卜居詩◐此篇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歎兵戈搶攘同氣乖違而一身遠客于此衰老多病官位不顯略無報主之效聊欲出郊散懷而眼中人事日見蕭索適以增其傷感也

亭樹

滕王亭子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亭在玉臺觀內唐高宗調露年中滕王任閬州刺史作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在焉◐此亭子在道觀中故以仙家詠之言亭子枕巴山近道陵上界之處尚可躡丹梯而登也第三句言亭前之物第四句言山上之物第三聯又詠亭前之景江石之麗令人愛之而動心花蘂之密又爛然滿目此地之人至今歌詠滕王作刺史之日每遊此而忘歸者以有江石花蘂之景可觀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户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鄭縣屬華州治岳蓮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

曰華山又曰華岳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周武帝實定五年大冢宰晉公宇文護所築華山峽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鑾屯大路以絶道濟糧道是也雀欺燕喻小人欺君子蜂趂人喻羣小權勢也未知是否恐一時之景耳◐亭子高敞故望見高遠而有以發公之新興也其日天晴故高則見蓮花峯之俯臨官道遠則見柳色之繞離宮也其日春暖故雀喧蜂亂此又近之所見皆足以發興者也惟其興之發故以一詩爲未足欲更多題以寫此景又衆人皆散而公獨留則苦吟傷神且一吟而止也

果實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盗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總饋貧人謂舊日天下太平家給食足至高秋時桃熟皆以分饋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望復結其實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於簾戶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之妄打慈鴉此非有愛物之心而何◐此詩疑是公再歸草堂之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發故題之也言升堂之徑舊時直入而不斜五株桃樹亦任其遮過此徑人行其下今樹枝愈繁往來之人遂由斜徑而升堂矣因言舊時桃實秋來皆聽貧人取以充飢來春之花仍是滿眼又言舊時垂簾當戶每通乳燕心甚宜之而兒童之戲

有慈鵶來止亦莫肯任打逐也中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實而次聯則接次句桃樹而言三聯則應首句升堂而言也末聯感今懷舊言昔時非如今日家家有寡妻處處有羣盗回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軌混同豈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歎者非止桃樹而已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匀圓訝許同憶昨賜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按唐李潮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名臣各有差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左拾遺隷門下省大明宮見秋興第五首詩唐制賜近臣櫻桃有宴故曰金盤玉筯無消息也◐此詩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蜀偏方而櫻桃之實亦及時而熟故云自紅也其送饋出於野人以籠盛之所以細細傾出至於數回猶恐其觸破傾出雖多恠其匀圓如許之同也第三聯遂憶往時任左拾遺之時同沾省臣之賜擎出大明宮門多少光榮豈比野人之贈哉因感君恩遂言今日玉食亦不知有此時物否而我乃猶得嘗新則宜自寬任其流寓若斷蓬之轉矣

舟楫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臥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著飲蔗漿

携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

南京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爲南京置尹至德一年改◐此詩公因與細君泛小舟而作雖在第三句見題而首尾皆爲進艇之事言其留滯蜀中辱於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輒傷神而偃臥也因欲遣其憫懷故引老妻泛艇看稚子之浴江且以眼前妻子相聚爲娛而已蝶之相逐蓮之並蔕雖若指進艇時所見然其意實非其夫婦同舟所謂興而比者也末言以茶爲飲以蔗爲漿隨其所有而携在舟中且以瓷甖盛茶與漿其潔白亦不讓玉缸之盛酒也始者傷神今則可以怡神矣又按公乞大邑瓷碗詩言其扣如哀玉白如霜雪宜其不讓玉缸也

城西陂泛舟 西陂渼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古歌辭以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以扇自障面而歌故謂之歌扇◐此詩亦所謂艷曲者矣首言歌姬管籥之備次言牙檣錦纜之移在樓船可望不可親也悲遠天聲聞于天也自信其動徐看其牽中流自在行也第三聯情景辭句艷而不淫所謂麗之則者也末聯雖寫實事然在樓船上數見小船蕩槳送酒而來亦甚風度信可樂也酒如泉因左傳有酒如池有酒如澠之文而立言也

橋梁

陪十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卽日成往來之人免冬

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材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華表橋前二柱曰華表又續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有白鶴集其上言詩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題柱成都有升仙橋司馬相如西去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傳馬過其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濟川商書高宗命傅說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驅石齊地理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此詩首句言此雖竹橋而結構牢壯與木橋相同也乃言人不必褰裳涉水而行道通也次聯上句用事下句比竹橋如青龍而長也第三聯上句用相如事以爲自謙之辭下句言李司馬造橋之妙如此可以知其有濟川之才借高宗傅說之事也合歡者諸公相會觀橋之際因笑秦始皇梁海之難卒無成功不如李公竹橋之易成也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青門見前舍弟觀詩◑此詩第五句云近侍只今難浪跡

言不容浪漫廁迹於朝間矣其罷拾遺明甚次聯言我白髮之生非關春事自不相妨且陪鄭八丈盡飲戀此曲江之物華爾物華指起聯二句也頸聯言我雖不得為拾遺不與近臣之列矣然不免無家則祿仕之計豈容易乎言必須更受一官故末聯又勉鄭八丈出仕而未須隱也謂我白髮者猶欲仕况如丈人之強健者乎

鄭駙馬潛曜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清琅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按鄭潛曜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尚明皇臨晉公主故曰主家言公主之家也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見前玉臺觀詩鄭谷鄭子眞耕谷口見前江兩鄭典設詩○此詩前四句極言洞中陰寒而富貴氣象自可見也烟霧霏微簟紋清滑洞中深陰故也酒濃而見琥珀盃之薄冰水而凝瑪瑙椀之寒非貴主陰洞中何以有此公獨覺其陰寒誤疑入已之草堂過江上之山足不知已涉風磴在雲表陰霾之間矣因此覺得駙馬洞中乃秦女鳳樓之比非若子眞之谷口故得聞佩玉之聲清亮可愛又豈草堂之所有乎可謂誤疑矣

音樂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

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胡騎北走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武陵曲樂府横吹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辭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爰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溪深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次聯分應首句第三聯見其聲能斷腸應第二句也堪北走者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想南征者因此笛聲之切而思桓伊之善弄也然武溪一曲未有所攷疑或是馬援南征武陵蠻時曾聞笛而有感也末言秋時楊柳已凋何爲今宵又有楊柳可折乎此以曲名翻意而結也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説近山有白黒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佗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煖勁翮思秋之甚渺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
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鵬礙九天
須却避兎經三窟莫深憂

三窟戰國時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爾○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玉之立高遠潔白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有奇毛不肯深藏而恣意遠飛也

然在野未易羅致羨其奇毛者只教竭其心力終不可得
衆人何爲欲以網羅求之耶或疑千人當作千人言此鷹
在野千人何事意亦似通千人猶言衆人謂求之者至於
千人之多也本是野鷹不受人呼招故云一生自獵又且
知無他鷹可與爲敵故百發百中愈矜其能耻於下人臂
韝之上以馴養也此聯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末言如大鵬
之翼飛碍九天亦須回避此鷹但有兎穿三窟之內則不
必深憂矣言其摩空搏擊猛鷙之甚但不能穴地之深也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
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
祗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崔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
陽臺見神女陽臺○此篇詠黑鷹也鷹如漆世所絕少故
云不省人間有猶云不想有此也疑其自北極海外而來
盖北方絕陰水黑色之地故當産此黑鷹也從北極來故
超越紫塞之外宿陽臺言其南至巫峽亦云遠矣虞人自
欲羅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虛施其巧而已臘盡春生之
後向北而歸則與鴈之北向者同途必爲所猜而不敢同
飛也末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如此而其爪目實非
凡鷹可比亦徒有所嘆羨而已又按白鷹常有故結語尤
爲抑揚之辭黑鷹絕無故結語深致賛美之辭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
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

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公時舟居燕子偶至舟中有感而作也言在潭州兩見春燕然舊在家燕子入我故園曾認我爲主人矣今在舟中不可相依特因社後遠來看我一度也第三聯以燕之寄人居室比己之流寓他鄉旣可感矣言暫來舟中又惹落花而去益使我傷春之暮也

蟲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裡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蕋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此詩言初見螢飛有一螢從疏簾而入又入坐人衣衿而

明忽然飛遍屋中覺琴書冷靜不肯留照復出簷前有數點亂飛若星宿之稀疏却又傍井欄而飛漸添多矣其偶然經於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也以上六句寫其出入動靜之狀末則言客居衰老見汝生愁不知來歲見螢之時能還故鄉否也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眞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文翁漢景帝末爲蜀郡太守修學宮蜀地大化崇好文雅見別李劒州弟詩註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

相合漢文帝紀初與郡太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註以爲代
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丙穴
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
鄒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黃鶴云邛州大邑縣
有嘉魚穴萬州梁山縣栢該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與
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濶五六尺出嘉魚然則蜀多
丙穴也方輿云達州明通縣并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皆產
嘉魚郫筒成都記郫縣出大竹土人截而盛酒故曰郫筒
酒至今如此五馬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
馬故爲五馬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〇寶應元年
七月嚴公歸朝公亦去成都周遊梓閬間者二年至廣德
甲辰春嚴公再鎮蜀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言得歸茅屋
者自武去後成都多故公不敢歸及今始得歸也嚴公再
來閭閻之民必復還前日揖遜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
也故公言但使民如此還淳則已之久去草堂松菊荒蕪
亦何恨矣況丙穴之魚常食而知其味之素美郫筒之酒
常飲而憶其不用自酤嚴公舊嘗至草堂其五馬亦能識
小徑而今數遺書相促待我歸來矣必又將行廚具酒魚
而來訪也又按成都尹本以太守而陞故公用文翁五馬
事稱嚴公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
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習池未覺
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雪山西山也時罷三城之戍習池晉山簡字季倫永嘉初

爲南征將軍出鎭襄陽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清江白蘋春暮之物色公計其程及至草堂猶見餘春志喜之辭也此故園指浣花溪草堂非如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反望并州作故鄉者矣重見故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府主相侯其歸途之喜爲如何耶公嘗遣弟占校草堂則云鵝鴨宜長數恐其惱比隣柴荆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過兒童延之以坐不爲輕訝鵝鴨之羣則自制之終不令其聆惱鄰家也此聯預言到家之事無非喜辭末自比草堂爲習家池比嚴公爲山簡言嚴公不過草堂者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况受再鎭之命而來其賞又新則俗客相過自絕而比隣亦且不厭我矣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剌藤梢咫尺迷過客經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觧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拚一飮醉如泥

浣花溪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彩箋故號浣花方輿云在成都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竹繁不洗其寒陰暎沙亦成碧色矣橋剌藤梢無人剪伐亦交覆於行道矣所以過客爲荆剌所傷直以出入爲憂土着之人爲密竹所隔亦難認其東西也室中書帖藥裹無人拈動必爲蛛絲所封騎馬而行者但在野店山橋之間以公不在草堂而不相過矣末句却問嚴公肯來藉庭前茂草而坐則我到家

未須翦薙荒穢先拚一醉以同卧於草色也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秪憑黄閣老衰顔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道家有紫金火丹服之則化腸爲筋變髓凝骨長生不死黄閣老指嚴武兩省相呼爲閣老武至德間爲給事中時甫爲左拾遺正聯兩省也草堂芍藥必盛公時又乘輿還來看藥欄可見○此篇言向時常恐沙岸苦崩不已將損及芍藥之欄故從居民於江檻之外設爲隄防以減殺風湍不使其崩沙岸也又種新松則欲其極長斬惡竹則欲其多除若此生理今皆不能身親爲之但望嚴公使人料理而衰老之顔則欲求丹藥以養之耳蓋三年在外勞苦羸瘦之甚始信世間有此艱難故欲歸來偃息而生理則又未能事之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隣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説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錦官城見前蜀相詩註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雲鳥陣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爲雲鳥之陣所謂烏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此篇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烏皮几在而已然猶不忍舍此而思歸也昔者之去恐亂兵入我草堂故避之耳今者之來已恐隣人多有避兵而不存者因歎天地許大而我乃側身其中可謂無所容矣更且懷思古人常多感慨然回首兵戈若此百念皆灰甘心自息

其機事矣未承上言雖則風塵未靜皆言有嚴公之軍容儘能安蜀則我服隱者之衣可以安身而無妨矣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鎭還須濟世才常恠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開

武嘗三鎭蜀在乾元裴冕之前爲一是年爲二廣德元年表公爲叅謀時爲三也偏裨諸將校也鷁見前○此詩公將去成都聞嚴公有拜尹之命故且待相見而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事重來相見而成都重鎭之地必須得濟世之才如武者方稱其任也每日恠訝諸將郊迎不至不知嚴公隔歲已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耳又言我之行欲出巴渝境上正爲鶯啼相合之時於是出峽遠下荆門乘快舟之便也然猶遲遲未去成都者身老之年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盖平生知己如嚴公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抱乎相待之意切矣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淸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凾近御筵曉漏追趨靑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獻納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玄宗改爲獻納使漢儀宻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揚雄字子雲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幸甘泉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德號雄以爲臨淵羨魚不

如退而結綱上自西嶽還雄上河東賦以勸○按獻納使封匭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今田澄必以起居兼獻納故篇中專以受言事美之而終欲因之以獻賦也言理匭之署容邇中禁非賢才不得以任此今田舍人旣畢注記之事而退後來獻納使之司存收人所上封事付與宮女使之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瑣闥會朝而入侍左右言舍人之職也白雲篇者山林之士草茅之言必點檢而使收之言獻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雨露邊而地分之淸切也末言我又有賦欲上專望舍人陳進而使得撤御覽推獎之意耳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奈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遥添錦水波

高適爲西川節度禦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保等州以嚴維代還用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汶地理志汶水名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總戎適先除淮南節度使後爲西川節度故言總楚蜀方駕言並駕與曹劉齊肩也不啻猶過多也曹劉魏曹植字子建劉楨字公幹皆爲逸才建安七子中人漢汲黯字長孺建元末爲主爵都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召爲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兵民不相得吾得君之重卧以治之居淮陽十年卒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歎曰吾獨得廉頗李牧而爲將豈憂匈奴哉錦水錦江水也○公初識高常侍必在兗州之境故

云汝上又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乃出授節鉞入爲侍從可謂飛騰矣其官楚蜀也雖握重兵然論名位之極猶未止此其詩之妙則與曹劉并驅而又過之也汲黯在朝淮南寢其反謀漢文以爲獨得頗牧不憂匈奴以此二事比高公今日在朝爲有用也末言我獨爲天涯之春色催其老景惟其憶別之淚甚多錦水爲之增長矣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鍊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内尤宜借冦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章彝揚州人金章紫綬章印也金印紫綬條也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都郡拜羽襄陽太守盪冦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荆州事後漢冦恂字子翼光武收山東河内郡拜恂爲太守又爲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冦君一年乃留恂○首句言其人才之美次句言其章服之貴頷聯言其力量謀爲之大發揮其能事雖天地亦爲之回轉教習精兵雖鬼神亦爲之驚動盖大言之而過譽之也頸聯用先主定益州付關羽督荆州光武親征回留冦恂借潁川二事言梓州亦當再留章彝不應聽其行也關比其任留後冦比其任剌史用事親切如此尾聯屬其入朝承天子訪問遺才則如甫者亦在所當言矣使之勿言乃反辭以激之也有一作老則言其尚可用而恐天子疑其老矣

將赴荆南寄别李劒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劒州但有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灎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前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仁愛興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餙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宫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宫弟子由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至今巴蜀多文雅文翁之化也漢李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爲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常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灎澦堆在夔州巫峽之口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召除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思鄉賦因名仲宣樓漢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綉衣使君同故稱使君唐之刺史則漢之郡守亦稱使君相襲耳○按公寳應元年將出峽下江陵故作此寄别李劒州因嚴武來作尹遂不果行此作與奉待嚴大夫詩盖同時作也驅今古者言其高義盡今古之人與之齊驅也如此高義而寥落遠郡久而不起亦可念矣文翁用郡守事亦應高義之句李廣用同姓事未封侯應寥落之句第三聯

言其赴荆南之所經下句言至其地也末言兵戈之際再會應難我到仲宣樓上惟有回首向春風以相憶耳

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馬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後漢馬援字文淵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善兵策封伏波將軍蕭何吳志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石次玉又大貝可爲珂裁爲馬勒飾者也○按廣德元年公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不赴此詩次句以蕭何自比必作於廣德元年已後蓋公常有去蜀遊荆楚之志此必因不赴功曹之補將東遊而寄別巴州也第一句稱美巴州以馬援之勳業期之第二句自謙言無志於仕矣第三句自言欲去之久第四句言荆南雲水濶我將往彼也第三聯言我終往彼垂釣不得一會巴州而別也末言巴州之興不在洞庭之上而在於蒲任以歸朝也又按馬翼不可解疑是鳥翼字之誤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按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

讚禮儀韋贊善必韋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與
公皆京兆人杜陵韋曲并在長安韋杜鄉中俚語曰城南
韋杜去天尺五未央宮方輿勝覽未央宮漢高祖七年至
長安使蕭何治未央宮范蠡爲越相功成泛扁舟遊五湖
○此詩公必在荆南送韋七贊善北歸也韋杜二族皆在
京兆部內都城之南故云鄉里又云未央前韋氏多有位
至宰相者故云最近魁三象而去天尺五之謡則二家所
同也惟其在未央前故云去天尺五甚近之辭也第三聯
言贊善北歸則遇雨雪之凍乍開下句言公南遊則見花
柳之春已盛盖北寒而南煖故爾末言當此之時洞庭春
色惟添公子之別恨而公且泛湖以忘歸也九歌云悲莫
悲兮生别離又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旣謂之春色又云悲
公子者别離之際好景乃生悲也春色第六句花柳是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虞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

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
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
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崔評事公之表弟又爲戲簡故其辭致之甚江閣指崔之
所在第二句言自天明起坐直至中午不見遣馬來迎倒
句法也次聯言雖陰雨而雲薄不揜春色雨細儘可入城
盖赤甲瀼西之居在夔城外而崔在城中許邀公也後四
句只是促其馬來不必慮我老而怯雨也

贈田九判官梁立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頼君才并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崆峒隴右山名宛馬大宛馬嗜苜蓿草嫖姚漢書霍去病善騎射漢武朝從衛青爲嫖姚校尉陳留在開封京兆皆地名阮瑀字元脩與陳琳並爲曹操記室漢田鳳字季宗爲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此詩前四句先美哥舒翰見田九之不失其可親也首言哥舒翰自隴右入朝者爲有降王欵附於大唐也青霄者言如李廣利所得宛馬食苜蓿而肥下句言當時邉將盛名無過哥舒翰者如漢時獨推霍去病也第三聯上句用曹操辟阮瑀事比田九爲哥舒翰所辟下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誰爭長言其獨歩早見招言其少年也末言比云哥舒翰麾下人才之盛皆頼田九引進未必獨無引薦杜公之意盖囑之之辭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糺紛猶絶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首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隱居而今年老乃因兵戈犇走在外故云空復春也次聯言徵君操行潔白過於衆人如楚妃在堂上衆女之中其貌獨美然晩節流寓他鄉如海鶴不能冲霄乃馴於階除以鳴向人第三聯言我非不爲隱者之高惜應接多事之際尚求辟穀之術然而繫

於一官不遂高蹈者實由世亂藉以藏身耳盖吐其心事於徵君也末又羡徵君在開州度夏多涼不如我在雲安爲毒熱所苦此亦寄贈相慰之辭耳

寄杜位

近聞寛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寛其罪移之於近郡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玉壘山在灌州青城縣公時在青城因寄此詩曲江在長安城北爲勝遊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按公在嚴武幕爲參謀時杜位爲行軍司馬此詩盖在以前未相見時寄之也首聯言其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其憂也次聯憫其遭流竄之苦第三聯兵戈未息想其多憂而頭白也末聯言客中寄書而傷心者不得復返昔遊也玉壘山在青城縣故鶴註云當是上元二年公在成都赴青城縣作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崔吏部漪謫荊州司馬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瀟湘亦在其中一柱觀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梁皆拱此柱瞿塘峽名灩澦

石名并在夔州瞿塘峽江卽灩澦堆所在〇崔漪必嗜酒雖以吏部謫爲荆州司馬猶不廢酒杯故公隱之而專言醉也次聯言問之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爾在何處醉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也此二句見其尊之常開而常開尊所以爲醉司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意但向不知己之人傾盡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懷憶又無便使可寄平安之書惟將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荆州耳又按註家竟說九江不明惟蔡氏書傳力辨九江爲洞庭湖今觀杜公寄荆州司馬而言九江亦指洞庭湖矣盖潯陽九江乃在楊州之境荆州之東旣非謫官所可到又非落日之所在也

尋訪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飡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干水涯也藥欄花藥之欄檻也〇此必遠來之客初至成都慕工部之名而求見也故公詩言幽居求見者少老而且病酬答賓禮又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此客出郊之遠也盡日延坐而以麤糲飯相饋見客之相親公之安貧也末乃囑其再來看花惟以清談相與亦姑以覘其誠意否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迎客掃蓬門

今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
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水環屋外忘機鷗狎落花不掃閉門始開四句寫其幽捿之狀千載如畫食無異味酒不別沽又欲隔籬招呼田父同沽餘瀝此四句寫其眞率之意又見公之甘貧而諧俗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
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
雲霧裡何人道有小微星
元戎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戎戎車也郊坰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坰東西玄宗在蜀合東西兩川爲一道以嚴武鎭之南北自蜀望長安爲北蜀爲南也張翰字季鷹會稽人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爲耶遂引去魏志管寧字幼安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孫邕王基共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皂帽布裙而已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上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黄則處士舉矣　此詩首言中丞以大將

而少引兵從以出城逶遲閑遊而至草堂也次聯言中丞
合東西兩川而握其節以撫安全蜀故視中原雖有南北
之異而公得流寓於此也頸聯公以張翰管寧自比言其
去朝居此不獨如翰之就蓴鱸又似寧之避地遼東也末
又以處士自居言寂寞之濱雲霧晦冥無人知有處士在
江上而中丞獨能見過其意亦良厚矣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攜酒饌得寒字

竹裡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
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
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懽

嚴公自攜酒饌來就公飲故曰行廚起聯賦其饌具之盛
騎從之都次聯述嚴公所以臨草堂非因中使徵求處士
之急實由嚴公禮貌賢者不自尊大而從容來訪也又言
地僻江寒人所罕到而嚴公乃能看弄漁舟至於竟日其
意厚矣惜乎公貧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懽也凡言
百年只是一生終身之類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
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
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
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繡衣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使出討姦猾治大
獄皂蓋漢志二千石者皂蓋朱兩幡習池晉荆州峴山南
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

歸名曰高陽池○此詩首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也及其晏開門之時適見江鸛之浴鄰鷄之來卽所觀而賦之也後四句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旣能攜酒相過高使君豈不能至草堂而折梅乎故借侍御霜威以催山簡同來一醉草堂而歸也高爲蜀州刺史故用太守皂蓋事又用襄陽守之事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踈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

苑馬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錦江因濯錦鮮明故得名晉謝安字安石隱會稽與王逸少許詢支遁遊放情丘壑有東山山半有薔薇洞卽安石遊處也晉阮籍性踈懶禮法之士疾之如讎焉小學言其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此詩公自述其野亭之居以答嚴公也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曾奏書以論時政然其本性但喜幽居也故又言彼時乘官馬以充供奉實爲冒濫今日幽棲之地釣錦江之魚乃其眞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比嚴公以阮籍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逢迎之禮豈謂其踈畧哉若果然枉駕出城而來則我當除道以相待矣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

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州

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燕石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匱客見之俛而掩口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星隕左傳僖公十八年春隕石于宋五星隕化爲石也又星隕如雨隋珠淮南子隋侯之珠註漢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搜神記隋珠經寸夜有光明橘州在湖南長沙郡之喬口〇此詩因在長沙郭判官慕公時爲之寄詩相問故酬之也言我才弱而年老但有虛名而已又況卧病經春豈有好懷惟其病也故留心於藥餌而廢詩篇但因春來花開偶然有作爾然其作也與宋人所寶之燕石相同能爲隕星之光隨手而滅若判官之詩則如隋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覺其夜生明也公居喬口郭在橘州相去甚近故末又囑其掛帆一來以面論詩法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東閣在蜀郡即崇慶府何遜字仲言梁天監中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方盛開對花彷徨終日與陰鏗俱以能詩名號陰何體〇此詩起聯因何遜事比裴迪言遜在揚州

見東閣官梅而動興今廸登東亭逢梅花而賦詩寄我亦如遜之風度也遂言此時但對雪亦未免遥相思憶况於送客之際東亭別懷又逢梅花則相憶之情豈可遏乎宜其賦詩來寄也然幸爾只寄詩而不寄梅若折花來則傷我歲暮之懷矣所來且傷歲暮如何可去蜀州同看必起思歸之愁也我今在江邊自對一梅雪中花發垂垂然使人觀之白髮日夜生矣况又至蜀州而觀之乎意裴詩中必有惜不與公同看東亭之梅故公之和意爲此言也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黄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爲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黄閣畫猉獜

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從叔杜鴻漸以黄門侍郎同平章事鎭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滄水使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綉衣男子自稱玄夷滄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晉潘岳字安仁才名冠世爲衆所疾棲遲十年惠帝朝爲黄門侍郎作秋興賦曰蟋蟀鳴于軒屏黄閣漢蕭何所造宣帝圖功臣霍光等十一人於猉獜閣○鄉弟故鄉同姓之弟非親族弟也起聯美杜韶次聯美杜鴻漸第三聯言韶爲從叔所親愛捨舟出陸策馬隨行皆是論兵之地則在舟中與解鞍之時其論可知矣而黄門之鳴玉佩横金帶

者乃報主之身其貴重如此豈易得而近之哉末聯因韶
以勉黄門言今別時猶是季夏迨中莫遲同度秋空吟蟋
蟀如潘黄門而已須早歸朝策勲以宰相而與功臣之畫
圖此乃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凉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凉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
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爲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
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漢趙廣漢宣帝朝爲京兆尹發奸摘伏如神張敞字子高
漢宣帝朝尹京兆九年嘗爲婦畫眉○前四句卽橘亭之
景物而賦章梓州之餞飲也夫以刺史送客於野亭之上
以玉杯行酒而分韻賦詩其時物則千橘之香其天氣則
高雲生凉良不惡矣然以公則衰老自傷宜其難於爲別
而竇尹之賢名則從此入朝廷定有陞擢矣旣爲南京少
尹必陞三輔大尹故以趙張京兆之事預期之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大
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
八座大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
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中丞栢貞節也時爲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
伯玉也畫熊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彩鷁謂船首畫鷁以
壓水神五州唐書方鎭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
隸荊南節度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衛爲

尚書故日八座大夫人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每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都督防禦皆職按荆州刺史故云問俗盡能類言時時按問民俗於刺史之境見其廑恤民隱不得少暇故遣乃弟奉書乘舟以至江陵也其時中丞新兼防禦之職必因衛尚書之力故遣弟致起居於其大夫人也第三聯賦别筵之時景臘送水者臘月凍消順流至江陵也雲偷春者城上雲含海日之輝見晴景也末之寄聲杜位言我非惜一詩不以示汝當知向時二毛今盡白矣亦爲苦吟之故是以少吟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劒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劒南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分天下爲十道九曰劒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分爲十五道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而劒南治益州○此詩言幼年相得至於壯年而後遠别則彼此無音問矣後日之會知復何處而偶爾相見卽爲别筵可勝情哉所以妬桃憎柳者爲其春色無賴之甚偶近别筵見之而觸忤我之愁思也次聯先說再會後說今别倒句法也

又送辛員外在惠義寺園曾送一絶句

𧮰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裡共誰來

第四句寫慈義寺別筵之景也隔日必與諸公爲泛舟之
遊故曰何由得言其佳會難再也公與辛員外自梓州至
綿故云未擬回公暫至綿將復還梓故共誰來此盖寺中
之賦別而預及綿州之分手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回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
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
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杜相公鴻漸也大曆二年六月劒南節度使杜鴻漸自成
都入朝北斗長安城名三台星名三公之象言三公上應
三台〇此詩杜鴻漸自蜀歸朝辟李秘書入幕杜盖先行
李追赴之也詩言秘書乘輿而下適遇峽江秋水之盛天
地爲之回轉其行故甚疾也但見峽石巉巖而上出楓樹
懸崖而生者則俯聽其落葉之聲艎櫓向後而直搖岸傍
之菊則背指其花開之處此寫其乘濤順流道路所經之
景也第三聯言其赴幕之速末以南極一星朝北斗比李
八自南方而上長安望五雲中三台者比其赴杜相公之
所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
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
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大家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
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垣縣長

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李又作女誡七章今行于
世兄固著漢書未就而死詔昭踵而成之家音姑者尊長
之稱如婦之於姑之義也竹笋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
至孝母老病篤冬月思笋食宗乃竹中泣而告天須臾笋
爲之生持以供母江魚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龐盛
之女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出六七里泝流而汲母嗜魚膾
夫婦常力作供膾母性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食之舍側
忽有泉湧出味如江水每朝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饍
黔陽黔州黔陽郡○首句直以曹大家事指王判官之母
隨子而回第二句見其東行乃乘舟也次聯郎舟行之景
借泣竹躍鯉二事變化用之見其奉母之道也第三聯言
別意雖不自堪然此艱危之時深賴判官之才有以濟之
使幕之辟不可留也末則恐其別後音問之少而深致飲
餞之殷勤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
爲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
垂老中興時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
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院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書之
殆遍善圖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
三絕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爲博士著書八十餘篇按
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中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
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并囚宣陽里以

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樗散之才言不合世用也出莊子○此詩首憫其才非世用而又老矣不過能飲能畫今乃遠謫已爲可傷且將老於平復之世尤可悲矣惟其嚴譴故蒼黃就途公又往餞不及此後無路相期而會亦無由矣故末句直期地下之相見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裡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逍遙公北史韋敻傳字敬遠尚志夷簡澹於榮利徵辟不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文帝勅有

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又舊唐書韋嗣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常於驪山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封爲逍遙公名其所居爲清虛原幽棲谷世系表以敻傳之後爲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爲小逍遙公房以別之○韋二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爲直致之語次聯囑其類附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詩公以前輩自居明矣後四句但言世亂身老而重以離別之愁耳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高士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

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荆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黄牛山有重嶺高崖之間有石如人負力牽牛人黑牛黄山之下有牛灘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之西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洲○此篇爲韓十四亂後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詩也言亂世不見有人戲彩以娛其親者因歎人間萬事皆不然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爲一家而韓之往江東也知在何處可見親庭乎第三聯言韓往江東自峽中出其自加慎重還鄉則未可必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境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竝一辱泥途遂晩收李杜齊名眞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卽同谷縣公乾元二年冬寓居同谷至大曆五年爲十二秋矣尚方乃主造御器用者膠漆雷義字仲公與陳重景公爲友漢順帝朝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聽義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漢書靈帝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又有李固與杜喬亦齊名一時○公在西康州同谷縣與李銜相處乾元二年也今復會於洞庭之上逆計之已十二年矣别後公嘗檢校工部員外郎得與尚方賜履之列然不得登朝以受其賜故云遠愧而又歎其尚留宅鄉也境字疑是竟字第三聯言與李久交之情雖陳雷膠漆之謂亦難比竝而甫一失拾遺之後辱在泥途遂不爲朝廷所用矣上句應起聯下句

應次聯末用漢之李杜而相比雖云忝竊實見其名行相
次難於一別所以望雲看菊倍增其憂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
前湖　崔司業及尚書未詳其名鄭監名審其宅前有湖公於李之芳筵既聯句贈宇文又與晁彧泛湖以敘別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
欹側未回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
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寅緣
習池晉山簡鎮襄陽多之習氏園池輒醉歸時兒童歌曰
山翁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鄭谷
漢興有四皓其後有鄭子眞隱居谷口修身自保與四皓
相續和平二年王鳳以禮聘子眞不詘而終○此詩言鄭
監郊居人所罕至故遠俗而幽寂也次聯言諸餞飲宇文
欲爲淹留之計復乘舟出濠而泛此湖雖客醉巾斜猶未
肯回舟也第三聯賦湖舟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每飲習池
必醉而歸君看今日遊鄭監之湖者亦相續不絶也

雜賦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
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
胡奴異恠爾常穿虎豹羣
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
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

晦魄環照

指薪脩祜

永綏吉卲

夜失奴所在侃字士衡晉成帝咸和中都督交廣荆江等八州軍事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此因獠奴脩引泉之竹有勞而示詩以奬之也言山陰日暝之際連筒之泉其來甚細故城中但爭取餘瀝而囬以其天晚矣而此奴尋源引水獨不聞其與人爭也至於三更去取未返故公有渴疾屢囘首望其取水而歸遥聞一注之聲來自高山靑雲亦爲之沾灑末用胡奴事美其夜深獨能入山而取水也

虞註杜律卷之二終